

艺 谭

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

——近十年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 □张 磊



长久以来,文学经典以其典范性、权威性等特质吸引着观演双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因其在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的交融更是备受青睐,构成了当代戏剧舞台上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近10年,众多经典文本改编与舞台呈现弘扬了经典文本的文学高度、人文价值和艺术品位,彰显了编导演等戏剧创作者的经典阐释能力与艺术创造力。与此同时,面对一部部差强人意的创作,不能不令人深思:经典文本改编后的舞台呈现如何才能同经典原作一样成为传世之作,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这无疑是每一位创作者,也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经典阐释:原创性与神似

从阐释学角度而言,每部经典文学文本向舞台演出本的转化都是以新的叙事方式对经典进行阐释与创造;就戏剧而言,最终的舞台呈现往往源于编导及主创团队足够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力。无论是面对老舍笔下独具神韵的城与人、奇女子张爱玲笔下绵密的意象和繁复人性,还是面对陈忠实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在整个再创造中,最需要的是创作者“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特别是作为主创,“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缺乏“才、胆、识、力”,难以产生令人刮目的“心思”,难以在既有本文前“取舍”自如,更难以成就“自成一家”的风骨和神韵,也就难有上乘的改编与搬演。

当然,成功改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尊重原作。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首要的美学原则就是忠实于原作的创作精神。近10年多数创作已证明,原作照搬未必是尊重,大幅改动未见得就是背离。演改编者和尊重不是机械复制,更不是曲意逢迎或肢解;而是在契合经典文本精神的前提下,与原作者深度对话,是两者间的会意与神交;而且,一定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再创造。如贝拉·巴拉兹所言,“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舞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曹禺对巴金小说《家》改编的经验同样道出了,经典改编成为

新的经典往往被忽视的二度创作中的原创性。曹禺说:“应该把改编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改编同样需要有生活。”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经典改编只有拥有了创造性元素,即具有了再生性,才能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我国古典戏剧中的《赵氏孤儿》是、《牡丹亭》是,现代小说《生死场》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改编与舞台呈现也是。

尽管贝拉·巴拉兹把原作视为素材,布鲁姆强调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但是在舞台呈现中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为剧作家和观众效劳,因此,既需要找到剧作家在剧本中的精神状态,还需要接通观众的内心生活。这意味着要通过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挖掘,实现原创精神的当下反映,而这也正是经典恒久性的标志。在这方面小说家王安忆对《金锁记》的戏剧改编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前不久进京演出的陕西版《白鹿原》道出了中国人所普遍保有的中国式情感与经验,在原创性中国式故事中为探寻我们民族古老而神秘的生命与心理场域提供了一份导游图。但小说改编后的舞台叙事,很多生命悸动和性灵深处的感悟显得薄弱,无形中阻碍了陕西人艺《白鹿原》更生动的气韵、更精深的思想。

经典是记忆艺术,是人文思考与审美价值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传递着时代精神又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抵达。纵观近10年内地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不难发现,老实厚道者不在少数,很多编剧和导演似乎认真地当起了原作的“搬运工”,把剧本中的文字复制在了舞台上,二度创作中主创者的艺术创造力乏善可陈。究其原因,除了创作能力不足外,难以排除的就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一旦困顿于既得利益之中,被其捆绑,戏剧作品往往充满了功利性,造成灵魂审视与精神关怀的缺失,这样的创作在当代舞台比比皆是。经典改编中也不乏实例。

今夏“缤纷童年艺术节”让艺术与孩子为伴

天桥艺术中心从6月开始至8月推出的“缤纷童年艺术节”,汇聚了众多国际制作儿童剧目,以不同的题材、形式,带给小观众新奇的、高品质的观剧体验,并借由一个融合世界文化的、多元的儿童艺术节,为儿童与家庭带来更为宽广的艺术视野以及寓教于乐的全新选择。

本次艺术节邀请了法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带来10部精彩的作品,近120场演出,并以绘本剧、木偶剧、儿童歌舞剧、音乐剧等众多演出形式呈现。其中包括法国斯卡帕剧团《格列佛的非凡之旅》、加拿大美人鱼剧团创作的《好饿的毛毛虫》、日本飞行船剧团人偶歌舞剧



务卿赫尔曼·科恩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为摄影展剪彩。孙晋强将他的摄影作品集《中国关中社火》赠送给联合国,该书荣获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舍瑞尔在致辞中表示,关中地区蕴

《白雪公主》以及加拿大美人鱼剧团木偶剧《小星星回家之旅》和多媒体剧《孙大圣之神秘伙伴》。

艺术中心还将联合“小不点大视界”打造北京第一个亲子微剧场,用戏剧这一综合的艺术形式给孩子带来经典性、有创意、最有效的艺术启蒙,同时也为观众提供温馨亲密的亲子互动体验。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婧表示,本次“缤纷童年艺术节”是专门为孩子打造的艺术节,希望孩子通过艺术中心的平台感受世界文化,看到新奇的创意与设想,以此打开艺术视野,从不同角度发现学习艺术的乐趣。

(夏宁竹)

“记录瑰宝,传承文明——中国关中社火”摄影展举行

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中国摄影家孙晋强把艺术瑰宝关中社火带到了联合国,世界各国人民将在这里感受到传承千年的中国民俗文化的灿烂光辉。赫尔曼·科恩说,透过此次展出的摄影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摄影艺术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担当,对民俗文化的由衷赞美,也体现了艺术家对传承文化瑰宝的不懈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孙晋强表示,这个摄影展是他自己真情实感的理性思考和朴素表达,是他回报第二故乡关中大地的情感载体。关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缩影。“关中社火”在中国代代相传,凝结着悠久的历史,积累有丰富的民族记忆,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是普通百姓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巨大创造。把它展示给世界,也是为了它能在全世界传承下去。(小 晨)

胜任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的重任,更难成精品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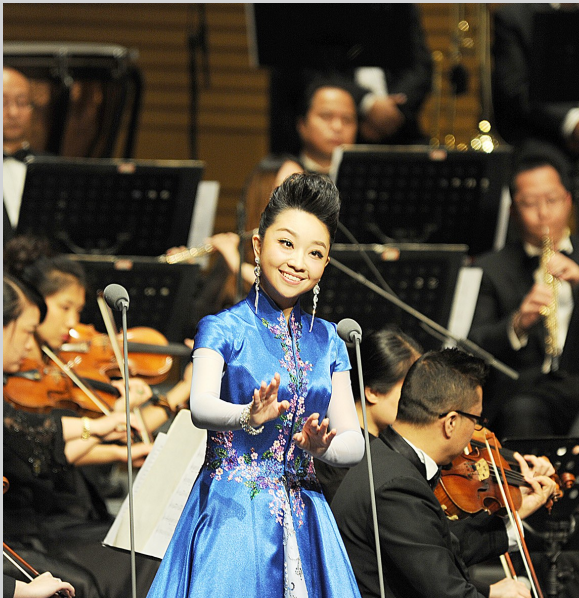
舞台语汇:个性化时空表达

在经典名著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转化中,“空间的表达”尤其关键;即,如何将戏剧“空间”在一定的演出“时间”里生动地建立起来,将空间的艺术跟时间艺术勾连,从而构建舞台上富于美学意味的个性化时空表达。在具体操作上,往往体现为个性化舞台形象和视听语汇的构建。

作为空间艺术,舞台上的视觉语汇,其作用不仅在于描写剧情的环境,更是一种有意味的意义符号,呈现着全剧的意义指向。上乘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等已经超过了为戏剧表演提供支持的层面,它们往往是戏剧表演的视觉和空间体系结构,能够揭示剧的深层意蕴。因此,陕西版《白鹿原》关中特色的牌坊显赫地悬于舞台中间,灰檐、祠堂、窑洞、草屋、老树……符号化的视觉语汇尽显关中风情。这些舞台布景既是实在之物,同时又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从不同层面烘托、渲染了舞台情境和诗意氛围。而且,与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中白嘉轩、鹿子霖等典型人物有机交融,成为全剧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红玫瑰与白玫瑰》剧中有意味的舞台呈现,莫过于三个主要人物都由两个角色扮演的“分裂与组合”式设计,以及玻璃长廊的舞美装置。随着剧情的展开,玻璃门组成的长廊将舞台空间进行了黄金切割,隔成了振保婚前婚后的两个时空,一边是振保与圣洁的妻白玫瑰孟烟鹂的家,一边是与热烈的情人红玫瑰王娇蕊的爱巢。而且,正如导演田沁鑫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由玻璃通道隔开的两个空间“象征着男人的左右心房:一边怀揣着社会责任,一边向往着内心渴求”。于是,穿梭于两个时空之间的男人振保,在红白玫瑰之间,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穿梭着、撕裂着——在穿梭中撕裂,在撕裂中穿梭。对男人振保的同情、对女人娇蕊和烟鹂的怜爱映衬出田沁鑫对人性犀利的剖析,及其救赎意识与悲悯情怀。正是对人类情感的揭示使张爱玲这部经典作品跨越时空,小说的魅力和舞台呈现的创造力完好嫁接。

与视觉语汇相辅相成,作为时间艺术,音乐语汇是戏剧中听得见的“灵魂”;他们的主要作为在于建立主人公的情感逻辑和整体舞台形象。如何处理其间微妙的关系,直接关涉戏的精神走向和美学趣味。以明戏坊改编的老舍小说《离婚》《我这一辈子》《猫城记》为例,三部戏几乎都是“穷困戏剧”,极简的舞台、精当的音乐语汇,或曲剧、京韵大鼓,或京剧锣鼓点过度,自然得当,品质不俗。这样的戏,姑且不论其从“史”的角度能否成为经典,创作中“思”与“诗”的有机融合,已使之表现不俗。而音乐语汇和手段帮倒忙的首推《推拿》。剧中多媒体和通俗歌曲频繁使用搅乱了演出效果,音乐、多媒体等舞台视听语汇无法彼此兼容,使舞台呈现落入俗套,甚至杂乱无章,更奢谈舞台艺术的完整性。

当然,经典文学文本经由舞台叙事成为舞台演出,其成功与否需要一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远非即时性的戏剧现象,实践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是其精神品质、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的当代演绎;更是民族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只有从时代的世态人心和生命与真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解读与诠释经典文本,重构戏剧审美,形成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感的舞台叙事,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带着深沉的民族辘轳与宏阔的人文情怀的新经典。



海军军乐团青年女高音邱嫣硕士研究生毕业独唱音乐会近日在保利剧院音乐大厅拉开帷幕。这场题为“嫣然绽放”的音乐会以弘扬主旋律、展现优秀传统文化为总基调,精选了13首曲目作为3年来声乐学习的汇报作品,其中包括民歌、戏曲、古典诗词歌曲以及影视、创作歌曲、歌剧选段等。音乐会以《我的祖国》开场,曲调悠扬、委婉动听,下半场作品风格多样,有中国民歌也有世界经典名曲。音乐会在一首《这片海有我》中完美收场。邱嫣说,身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情感,我要用这首歌表达对人生的感激之情,未来也将带着对大海的依恋与无限热爱继续前行,让歌声驰骋大洋。

出生在浙江的邱嫣,从小就热爱音乐,作为婺剧演员的父母给了她最早的音乐熏陶,山清水秀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她更多的艺术灵感和人生感悟。2009年大学毕业后,邱嫣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团,担任独唱演员,并于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声乐教育家邹文琴教授。邹文琴教授曾评价邱嫣是个聪慧内秀、稳重大方、品学兼优的浙江女孩儿。

(任晶晶)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行建院六十周年庆祝大会

“六一”前夕,中国儿艺在京召开了建院60周年庆祝大会,剧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庆建院60年。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介绍说:“自1956年建院起,‘一切为了孩子,让中国的孩子都能看上儿童剧’,就成了中国儿艺几代人的共同追求。60年来,一代代艺术家,始终牢记儿童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传递健康向上、传递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自觉肩负起塑造少年儿童美好心灵和高尚品德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创作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他们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首要任务”。

会上,80岁的老艺术家代表覃琨的发言将人们带回了上世纪60年代,“1960年老舍先生为剧院写下《宝船》的剧本,还亲自来到排练场进行剧本朗读。剧院还请来侯宝林讲课,给演员们进行剧目理解的辅导。在排演马少波编创的《岳云》时,李少春、张云溪等名家给我们上武功课,教我们话剧如何与戏曲结合。”曾在《马兰花》《特殊作业》等多部儿童剧中担纲主角的青年演员马彦伟多次参加剧院的公益演出,他们走进最普通的学校操场、三下乡的村口田边;走进广袤新疆、雪域高原;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和地震灾区的废墟前……他说:“每当看到台下无数双清纯的眼睛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小观众们随着剧情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欢笑着、感动着、思索着,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儿童剧是一个既平凡又伟大、既润物无声又功德无量的事业”。

(飞 歌)